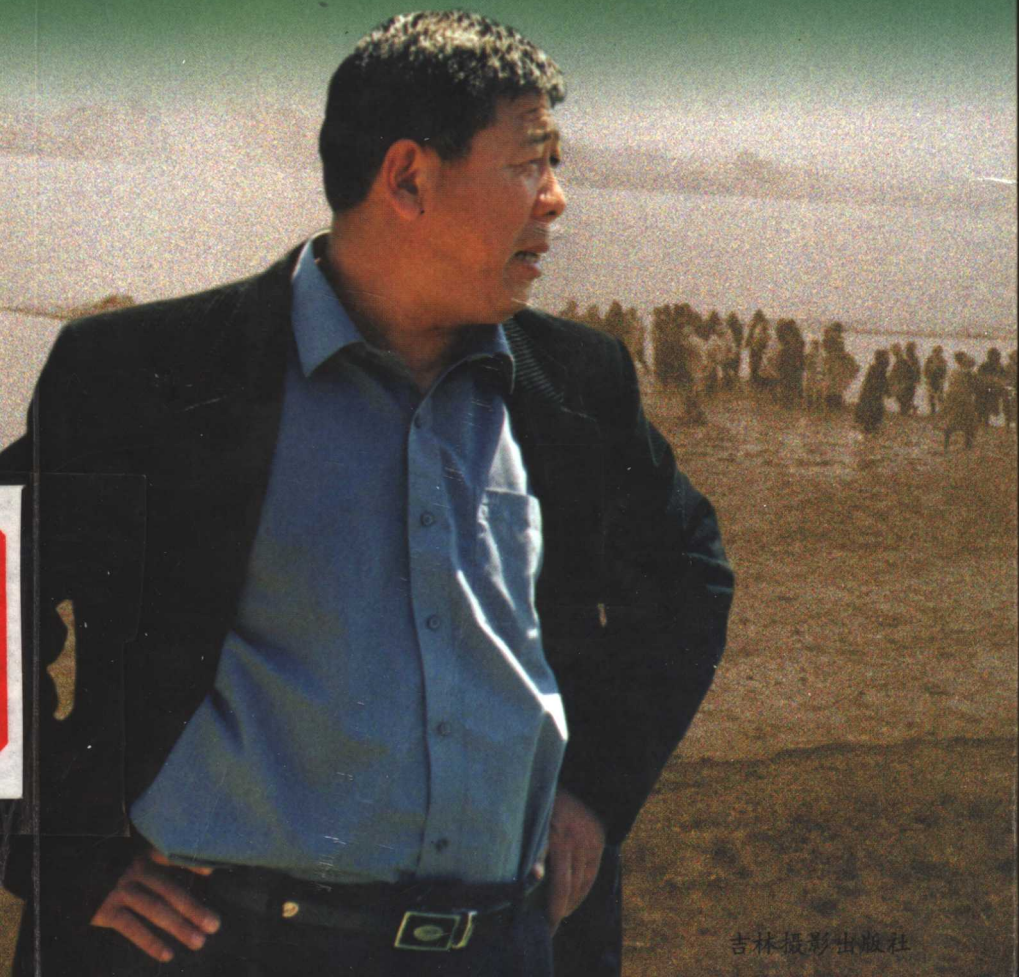


——本书与央视同名电视连续剧同步出版发行

希望的田野

希望的田野 XIWANG DE TIANYE

冯延飞 著



吉林摄影出版社

希望的田野

XIWANG DE TIANYE

冯延飞 著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望的田野 / 冯延飞著. —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2.10
ISBN 7-80606-583-0

I. 希... II. 冯... III. 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4271 号

书 名: 希望的田野

主 编: 冯延飞

责任编辑: 陈亚南

封面设计: 龙震海

版式设计: 陈亚南

出版发行: 吉林摄影出版社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春新华印刷厂

(吉林大路 35 号)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

规 格: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5

彩 页: 4 幅

书 号: ISBN 7-80606-583-0/I·33

定 价: 19.80 元

(本产品如有印刷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

- 第一章 成功者的失落 /001
- 第二章 上任容易离任难 /029
- 第三章 陌生的世界陌生的人 /053
- 第四章 同床异梦的合作者 /077
- 第五章 充满温情的陷阱 /099
- 第六章 尴尬的第三者 /121
- 第七章 明人也做“暗事” /143
- 第八章 农民的愤怒 /170
- 第九章 斗争终于拉开了帷幕 /192
- 第十章 田中田被逼上梁山 /212
- 第十一章 子弹从背后射来 /230
- 第十二章 走钢丝是官场上的绝活 /252
- 第十三章 自己的刀难削自己的把儿 /274
- 第十四章 徐大地中了个“头彩” /295
- 第十五章 徐大地挂上了“小姐” /319
- 第十六章 后院起火 /341
- 第十七章 亲人反目 /358
- 第十八章 暗算在深夜 /382
- 第十九章 聪明反被聪明误 /406
- 第二十章 爱到恨时才是真 /434

第一章

成功者的失落

几场春风、几场春雨，不经意间，秀水乡的山川草木无一例外地褪掉了冬装。满山遍野的山杏花似乎一夜之间全都开了，而且开得热热闹闹。于是，那大山便罩上了一层粉红色的雾。接着便是一树树的梨花、一树树的海棠花，雪一样的晶莹，玉石般翠绿，似乎在告诉人们：春天真的来到了。

秀水乡永平村村委会主任李林是个还没有成家的单身汉，不知是因为这个缘故还是他的踌躇满志，吃住在村委会办公室里是他的家常便饭。这一天清晨，他正在比他小几岁的通讯员的伺候下进行洗漱的时候，愣头愣脑的村治保主任郑三闯了进来慌慌张张地：“村长……”

李林蹙了蹙眉头，用眼睛横了郑三一眼：“告诉你多少回了，不要叫我村长叫主任，怎么就没记性呢？”

“叫啥还不一样？左右大嫂是个娘们儿。”郑三并没把李林的训斥放在心里，一副大咧咧的神态。

“你跟我严肃点儿！这是在村委会，不是在家里。”李林真的有点火了。

“我本来是一片好心来向你反映情况的，没想到先挨一顿狗屁

毗。”郑三一肚子的委屈。

“啥情况啊？”李林很瞧不起郑三的小题大作。

郑三很着急地说：“咱村里的机动地让人给种了！”

“啥？”这个消息对李林来说有点太突然了。他挥了挥手，让通讯员退下，又破例地给郑三让了一个座。“你慢点说……”

就在郑三“慢点说”的同时，永平村机动地的田野里已经一片欢腾。抢种了村里机动地的农民们正在兴高采烈地开犁耕种。

田中田，一个头脑活泛四肢却不勤快的庄稼人，磨磨蹭蹭地在地头手把着犁杖却不愿开犁。

性格泼辣的田小甜是田中田的闺女，她最看不惯父亲这种磨磨蹭蹭的劲，大声说：“爹，你还等啥呀？”

田中田低着头说：“我就怕，这么做，犯说道。”

“犯啥说道哇？这地本来就应该分给大伙儿。”田小甜不以为然地说。

田中田：“应该的事儿多了，都应该了么？”田中田话中有话地说。

“法不责众，别人不怕你怕啥呀？”田小甜同样也一套的理由。

田中田说：“咱没根子！”

田小甜：“你要怕你就回家。潘大海！”对于父亲的这种怕，田小甜很有点瞧不起。她大声喊着站在地头的一个小伙子。潘大海是与田小甜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现在偷偷恋爱的本村青年。

潘大海被田小甜叫了过来：“小甜？”

田小甜说：“我爹对扶犁有点儿打怵。”

“来，大叔，给我。”潘大海不由分说地接过了犁把儿。

田中田眼睁睁地看着潘大海和田小甜手扶犁杖消逝在原野里。后来，他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背着手笑吟吟地走了。

村委会办公室里，李林对郑三所反映的情况除了吃惊便是愤怒。他双眼直逼着郑三说：“谁领的头儿？”

“看不出来。”郑三一脸的茫然。

“你治保主任是干啥吃的？我白养活你呀？”李林训斥道。

“我分析能不能是潘喜林？”郑三眨动着一对讨好的眼睛说。

“你能叫准呐？”李林问道。

“他三天上访两天告状的，不是他是谁？你下令吧，你说咋收拾我就咋收拾！”

“你先把情况摸准喽。”李林边说边用毛巾擦着脸。

“摸准以后怎么办？”郑三问。

“先别惊动他。缓它几天。”李林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

“缓几天？缓几天小苗都出来了。”郑三一脸的不解。

“就让它小苗出来。”李林斩钉截铁地说。说完，使劲儿甩了甩毛巾。

几天以后的一天夜里，劳累了一天的村民们大都开始休息了，惟有村民潘喜林家里的一盏油灯摇曳个不停。满腹心事的潘喜林坐在灯下默默地吸烟，他的妻子进来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把灯吹灭了。

“你吹灭它干啥？”潘喜林稍稍有点不满。

潘妻说：“你抽烟还用亮？能省点儿就省点儿呗！”

潘喜林打了一个咳声：“我这个老爷们儿当的，连电灯都点不起”

潘妻说：“点不点那玩意能咋的？贵贱不说还惹气生。”

“这两天屯子里挺消停。”潘喜林像是自言自语，实际是在探询。

潘妻说：“早知道这么消停，头几年给它种上就好了！”

“老百姓的心不齐呀！”潘喜林不无遗憾地说。

潘妻说：“叫我说，你伸这个头也没啥咸淡儿。地也不比别人多

分一垅”

潘喜林划着了一根火柴，将油灯重新点上：“这话叫你说的，人活着，不得活个亮堂么？大海干啥去了？”

“叫苗得雨找去了。”潘妻说着，又从外屋拿来了煤油瓶子，往油灯里添了些油，接着就叹了一口气，到外屋忙活去了。

俗话说“好雨知时节”，就在种子入土后的不几日，一场不大不小的春雨使秀水的山川大地变成了雾蒙蒙的一片。

家家户户的男男女女无一例外地不是隔窗而望，就是站在门口欣喜地观望着这场春雨。一些小孩子则在雨水中一边嬉戏一边嚷嚷着：“下雨了，冒泡了，王八戴草帽了……”

一场春雨使大地彻底改变了模样，到处是一片葱绿。被村民们抢种了的机动地更是春意盎然，庄稼苗顶着水珠拧着劲儿地显出勃勃生机。庄稼人见苗三分喜。庄稼汉们或蹲在自家的地头欣赏着小苗或陪着别人夸奖着别人家的小苗。

秀水乡的乡长华兴宇近来心情一直不好，虽然他不把乡党委书记老陈放在眼里，并动用自己的智慧和蛮横将老陈“流放”回了县里。可是，不能不承认的是自己仍然是二把手。对于权力的垂涎使他显得非常好斗，而自己的人生价值久久不能在乡党委书记这个位置上得以体现，又使他整日变得很焦躁也很无奈。最近，他不知听了哪位高人的指点，开始迷上了用扑克牌给自己爻卦。这一日，他正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聚精会神地用扑克给自己摆“别扭”，根本没把站在身后好久的李林放在眼里。经过反反复复的几次努力，华乡长终于把扑克“摆开”了。

“行！华乡长的手气挺顺。”李林不失时机地恭维道。

华乡长没好气地说：“顺也是二把手，不顺也是二把手。”

“华乡长，你这二把手和一把手也没差哪儿去。陈书记是一把手，可是，谁听他的？”李林一脸的仗义。

华乡长也斜着眼睛看了一下李林：“你小子别甩糖衣炮弹了，啥事？痛快说。”

李林说：“想和你汇报一下村民抢机动地的事，研究研究下一步咋办好。”

“和我汇报啥呀？那不是有党委书记么？”华乡长一脸的怨气。

“党委书记？党委书记他不也得听大哥的吗？”李林用真话感动着华乡长。

华乡长美滋滋地说：“你小子少给我造这套舆论。这个事儿你请示一下陈书记，把他的口供套出来，让我咋执行我就咋执行。”说完，他又冲李林诡秘地笑了一下。

李林明白了华乡长借刀杀人的用意：“我怕我一个人太孤单。”

“你那帮弟兄呢？”华乡长不失时机地点拨道。

在源江县县城一座普通得再也不能普通的小院里，被乡长华兴宇“闲置”起来的乡党委陈书记百无聊赖地正在院子里望天儿。突然院门开了，李林以及李得胜、李龙等村干部闯了进来。

“哎，你们几个怎么这么得闲？”陈书记对几个人的突然造访表示惊讶。

李林说：“噢，是来看看陈书记。”李林声音不大。

“快到屋，快到屋！”陈书记热情地让着众人。

望江村村支书李得胜说：“到屋还能有啥特殊待遇咋的？就在外边把事儿说完得了，空气还好！”

“啥事儿？”陈书记问。

“我们哥儿几个不想干了。”李林一脸的痛苦。

陈书记奇怪地问：“怎么不干了？”

李林说：“没个干。”

“你们不是干得好好的吗？”陈书记真的有点大惑不解了。

李得胜一脸的不屑：“好？好糟糕吧。”

“得胜，别闹情绪，有事说事儿。”陈书记对眼前这几个角色很打怵。

李林乘机告了一状：“如今这老百姓的胆儿也太肥了，谁的招呼也没打，就把村里的机动地给种上了！”

“叫他们闹腾的，我们村的老农也开始冲机动地用劲了！”李得胜添油加醋道。

“我们村也听到了点风声。”海青村村支书李龙小心谨慎地加了一句。

陈书记一下子蹲在了地上，一脸的愁苦。

几个村干部望了望，一脸的得意。

李林看到陈书记愁成那样，不禁暗暗发笑。他知道陈书记最怕的是什么，于是就拿他最怕的吓唬他。李林慢条斯理地说：“我都不想去管这事儿了，种地就种呗，谁多得还不好？可是，一想到那是张县长的项目，要开发绿色庄园。一寻思，还得向领导请示。”

“你们没请示华乡长吗？”陈书记终于抬起了头。

“华乡长他不得听您一把手的吗？”李林装出一脸的真诚。

陈书记终于上来了果断劲：“你们回去告诉华乡长，他该咋处理就咋处理。”

“有陈书记拍板儿，这回我们哥儿几个心里就有底了。”李林甩出这句话后匆匆地和陈书记告了一下别就和其他两人离开小院扬长而去。

得到了陈书记“指示”的几个村干部在县城酒足饭饱之后，马不停蹄地赶回了乡里。当华乡长听完李林的汇报之后，有点不相信陈书记竟这么幼稚和好胡弄。他半信半疑地问李林：“他真那么说的？”

李林回答道：“这我还能撒谎么？”

华乡长于是说道：“那咱就赶紧落实陈书记的指示。第一，先把

领头的抓起来；第二，把种了的地毁掉！”

华乡长说完后顿了顿，又对李林说：“他们能种你就不能毁？毁它！我告诉你李林，老百姓这玩儿艺儿你恭敬不得，越恭敬他他越没样。当干部的，公仆也好、为人民服务也好，但有一条你要记住，当干部不是当孙子！要是为了当孙子，就没人整天把脑袋削个尖往这个队伍里钻啦！稳定是大局，咋稳定？你得把老百姓收拾住，叫他怕你！叫他见你就哆嗦！不这样，大局还能稳定？懂没懂？”

李林陪着小心：“明白了。”

华乡长说：“其实你呀，早都明白了，就想抓我个垫背的，到时候一旦有事好抖落清身儿。”

“华乡长你把我看成啥样了？”李林把委屈表演得很有分寸。

华乡长摆了摆手：“别啥样不啥样的了，这回我给你垫把背。一会儿我通知丁秘书，明天全乡每个社必须出一辆四轮子，一律集中到永平去毁地。不说是杀鸡给猴看么？这回咱是杀猴给鸡看。姓潘的那小子，狠罚！”

李林进言道：“最好给他判喽！”

华乡长说：“不够判你给他判啥？净瞎整也不行。拘他一天两天吓唬吓唬就得了！”

“华乡长，明天你到不到现场？”李林问。

华乡长大手一挥：“不用！我让司机把我的车开去往地头一停，还用我到现场？”

“华乡长，我们下面干工作的，就愿意跟你这样的领导干。管咋的，痛快！”李林恰到好处地奉承道。

华乡长不耐烦地说：“行了行了，我还有事儿！”

凌晨的永平一片静谧。忽然，一辆亮着警灯、响着警笛的警车打破了这种静谧。顿时，鸡鸣狗吠响成一片。家家户户都有灯光亮起，继而又有人将院门打开，将头探出院外想看个究竟。

郑三坐在警车里将车引到潘家门前停下。

郑三说：“就这家。”

警察问：“准哪？”

郑三回答：“我闭上眼睛带路都不会带错的。”

郑三带着几名警察破门而入。

“你们干什么？”刚刚被响动惊得坐起的潘喜林问。

郑三嘿嘿一笑：“干什么？姓潘的，组织上想提拔提拔你！”

潘喜林怒喝道：“你个流氓！”

郑三冲警察说：“把手镯子给他戴上！”

警察对郑三的“指挥”很不满：“是你听我的还是我听你的？”

潘喜林还是被带走了。

耀武扬威的警车扬长而去。潘喜林的妻子追出了院外。

目瞪口呆的村民们终于醒悟过来，纷纷前去搀扶跟着警车哭喊跌倒的潘妻。

天亮了。

被村民们抢种的机动地里，顶着露珠的青苗绿油油的一片。

警车和乡里的轿车停在了地头。几十辆小四轮拖拉机也都各在其位。黑压压的村民被阻挡在车队的后面。郑三神气活现地站在车队的后方，手持电动喇叭喊着：“现在都听我指挥！把机器都发动好喽！发没发动好？好，现在开始！”

几十辆小四轮拖拉机一齐启动，毁地开始了。

于是，那遍地翠绿的青苗便被翻到了土中……

女村民的哭喊，男村民的叫骂，不谙世事的孩童跟在拖拉机后面狂奔、玩耍，同郑三的仰天大笑形成了春天田野里一道不和谐的风景。

毁地的消息传到乡政府，看家的丁秘书急忙给在县城赋闲的陈书·

记打电话让他马上回来。

接到电话的陈书记一点不敢怠慢，坐着公共汽车马上赶回了乡里。丁秘书一见他风尘仆仆的样儿，就问：“陈书记，你咋回来的？”

“坐的公共。”

“咋没让乡里的小车接你一趟？”

“华乡长不坐着呢么？”

丁秘书对陈书记的回答很有点那个：“你这人，你坐车也不是坐不着，再说又是公事。”

陈书记倒也“大度”：“惹那气生干啥？你把我催回来，出啥事了？”

丁秘书说：“你在县里呆的可是挺自儿，你到永平去看看吧，那地毁的，一看你就知道了。我给你要车。”

陈书记急忙摆手：“不用不用！我骑自行车一会就到。”

与此同时，乡派出所却热闹非凡。几个民警正在用扑克赌钱，郑三夹了一面锦旗走了进来。

一个民警问：“郑三，弟兄们给你们出了那么大的力，村里没啥表示呀？”

郑三说：“李主任打发我专程向各位表示表示。”

郑三展开了锦旗，上面书写着“人民卫士、保一方平安”的字样。落款是“永平村全体村民。”

郑三问：“咋样？”

又一个民警说：“行是行，可这玩儿艺儿是精神上的。”

郑三说：“一会儿到饭店里不就来物质的了么？”

众人哈哈大笑，笑声中透露出得意。

被毁了的地满目疮痍。

村民们在被毁了的地里像是在寻找什么，又不寻找什么，只是机械地走、机械地看。

有人发现了骑车而至的陈书记。那人一声喊，人们立刻围住了陈书记。

村民们七嘴八舌地围攻陈书记：“你为什么毁我们的地？”

“你还嫌毁得不彻底呀？”

陈书记结结巴巴地喊道：“乡亲们！乡亲们！”

“谁是你的乡亲们？”

“就你这个熊货也配把我们当乡亲？”

“他不是能毁地么？咱们今天就毁了他！”

“对！对！毁了他！”

不知是谁带的头，愤怒的村民们把陈书记骑来的自行车踩扁了，陈书记本人也挨了几记老拳，最后落荒而逃。

在县委书记李清泉的办公室里，李清泉正对着桌上的一份报告在沉思。

随着敲门声，组织部长孙天祥走了进来：“李书记，你找我？”

李清泉说：“天祥啊，我脑袋都大了。你这组织部长得帮我拿拿主意呀！”

孙天祥试探着问：“李书记？”

李清泉说：“县财政局局长周玉山让反贪局请进去了，我估计他是出不来了。”

孙天祥探询道：“有消息了？”

李清泉说：“据可靠消息，检察院这两天就下逮捕令。”

孙天祥叹了一口气：“这个老周，挺俭朴的，没曾想捅了这么大的漏子。”

李清泉说：“贪污那么多钱，整不好就得掉脑袋。不谈他了！可是，财政局这局长咱得配上啊。”

孙天祥急忙表态：“常委会什么时候需要提单子，我们组织部就什么时候提。”

李清泉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现在关键是主动请缨想当这个局长的人太多。我整天是应接不暇。还有的人把上边领导都运作成了，打电话的、写条子的，我这办公室和家里简直变成交易市场了，有的人跑官跑的连廉耻都不要了，你说闹心不闹心？我估计你那码头也挺热闹吧？”

孙天祥不置可否地笑了笑：“还是领导善解人意。”

李清泉扬了扬桌上的报告：“这还有一件闹心事儿，秀水乡书记老陈给我送来一份辞职报告。”

孙天祥说：“给我也送了一份。”

李清泉问：“你什么意思？”

孙天祥来个实话实说：“我挺理解的。”

李清泉说：“正是春耕大忙，也不是撂挑子的时候哇！”

“可老陈有老陈的难处。”孙天祥明显地在替老陈说话。

“什么难处？”

孙天祥说：“老陈是坐机关的出身，对农村工作不熟悉，对农村工作的方法也不适应。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他与秀水乡的乡长华兴宇之间的关系也挺难处的。华兴宇这个人你知道吧？”

李清泉点点头：“认识，但不太了解。”

孙天祥继续介绍道：“华兴宇这个人是秀水的坐地户，工作上有一套，在乡长这个位置上也干了有几年了。乡党委书记让他‘伺候’走好几个，没有一个在他跟前不走麦城的。老陈这个人就更不用说了，听说他跟老陈谈过一次心，说是书记你当，事儿你别管，也不用你回乡里上班，在县里一呆，我们有啥你也有啥。你说老陈这书记当得还有啥劲啊？”

李清泉问：“这人这么霸道？”

孙天祥说：“工作上还真有一套。该行风时行风，该下雨时下

雨。他就是想当书记。”

李清泉说：“他想当咱还真不给他，心术不正。既然这样，老陈的报告咱就批了吧。你再给他琢磨个地方，整个闲职，别把他累着。秀水派谁去呢？”

孙天祥说：“得派个强龙。”

李清泉说：“对！要不压不住华兴宇这个地头蛇。我提个人你看咋样？”

“谁？”

“徐大地！”

孙天祥一惊：“徐大地？那你不是把他坑了吗？”

李清泉一脸的不解：“坑了？怎么说是坑了呢？这是平调，又是个大乡。”

孙天祥说：“可是，我记得你曾经交代我给他是在县城里找个好位置，而且还挺具体，要接财政局老周的班。”

李清泉说：“这个事以后再说吧。我考虑来考虑去，徐大地最合适。要不，秀水就扔那儿了。”

孙天祥说：“可是，这对徐大地不公平。再说，影响也不好。”

李清泉问：“怎么个不公平？怎么个影响不好？我听听你这组织部长的高见！”

孙天祥说：“李书记，你可千万别误会。您知道，我和徐大地的人关系挺好。”

“我和他差呀？说那话说的。说呀？”李清泉笑呵呵地说。

孙天祥说：“大地在榆树乡的政绩有目共睹。”

“也是我心中的骄傲。”李清泉并不否认。

孙天祥来了勇气：“这样的干部不重用起码也该平调吧？”

李清泉一笑：“秀水比榆树多了一万多人口，是个大乡。这个，你应该知道吧？”

孙天祥也一笑：“可那是个落后地区。”

李清泉有点严肃了：“就因为他落后，才派一个有能耐的小子去嘛！再派一个窝囊货，那不更得落后了么？”

孙天祥继续坚持道：“道理是这个道理。可是，这么安排干部，谁还敢再优秀了呢？”

李清泉说：“干部变动，我看有个认识误区。把优秀的干部派到落后地区，不是惩罚。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重用。当然，组织部门也应该做到心中有数，到关键的时候，也不能让干活的吃亏。我看就这样吧，常委会上议一下，你马上提单子。”

孙天祥问：“榆树乡的书记谁接？”

李清泉说：“乡长。”

孙天祥又问：“财政局长呢？”

李清泉一锤定音：“财政局的预算科长伍天雄。这个人的业务能力有目共睹，更可贵的是他不跑官儿。”

时近傍晚，榆树乡酱油厂的工人下班了。

乡党委书记徐大地支着自行车在厂门口等着媳妇李玉华。

下班的工人和徐大地打着招呼：“徐书记，接嫂子呢？”

徐大地回答得很风趣：“对！接小孩他妈呢。”

“徐书记，从来没看见你对嫂子这么上心。”

徐大地狡猾地回应道：“两口子的事儿，能随便让人家看见么？”

有人没话找话地：“徐书记，家不都挺好的么？”

徐大地咧了咧嘴，极其认真地说：“挺好的！挺好的！你家不也挺好的么？”那人受宠若惊地：“挺好！挺好！”

徐大地：“啥也不如挺好的。”

那人匆匆地跑了。

徐大地嘿嘿嘿地笑了，自言自语地：“家不都挺好的吗？有意思！有意思。”